



妇女号打谷机

重慶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关于農業合作化的通訊特寫集。包括“妇女号打谷机”“長林老漢”“一場糾紛”“桥”“向前跨一步”等五篇文章。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見農業合作化高潮到來后，農村中的重大变化：許多窮鄉僻壤一天天走向富裕和繁榮。許多男女農民在这偉大的改造事業中成長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反映了今天的農村無論任何一方面都在突飛猛進。

目 錄

妇女号打谷机	〔1〕
長林老漢	〔11〕
一場糾紛	〔27〕
桥	〔34〕
向前跨一步	〔38〕

妇女号打谷机

吳 青

今年秋收，紅光鄉羣力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一架新式打谷机下田，完全由妇女隊使弄。有人便給这架打谷机取了个名字叫“妇女号打谷机”。

这架打谷机下田的时候，确实熱鬧，好看。打谷机的輪軸搖动起來，发出轟隆隆的声音，就像馬达响一样，半里远近也听得見。几个妇女在打谷机的周圍忙碌地轉动着；金黃的谷粒就像暴雨一样地向打谷机的谷桶里落去。沒有一袋煙工夫，面前就露出一大片空地。妇女們一齐拥到打谷机側边，抓住谷桶的耳角，喊着号子，推的推，拉的拉，把打谷机向前面剛割倒的谷把子跟前送去。

在打谷机收割的田里，总有一些附近的農民跑來圍着看。特別是一些妇女們，更是兴奋。你爭着要搖一搖輪軸，她嚷着要喂兩把谷把子，嘻嘻哈哈，打打鬧鬧，有时把輪軸的响声也盖住了。

隊長趙羣芳一个人最忙：又要忙着打谷子，又要忙着答复別人的問話，还要忙着教來学打谷机的妇女怎样搖輪軸，怎样喂谷把子，同时也要喊住小娃子，怕糟塌了庄稼。你看她足不停，手不住，口不空，汗水跟着眼角流，但她总是高高兴兴的。

有一次，趙羣芳的愛人生產委員張明義從田边走過，看見田里擁了二三十個婦女和娃娃。他眉毛一皺，把趙羣芳喊住說：“你看你們一個田里擠了這麼多人！泥巴也踩板了，谷把子也踏翻了，這要拋撒多少谷子！叫她們都站在田邊上看，不要下田。”

趙羣芳沒好氣地衝着她丈夫說：“你那一套又來了！哪個把谷把子踏亂了？你沒見大家都站在空地上？人家婦女學打谷子你又想不通了。”

這句話正說在張明義的痛處，他臉一紅，一轉身就走開了，二話也沒說一句。

原來張明義去年就因為這打谷機的事情，在他女人面前栽了個筋斗。

去年谷子翻黃的時候，區上貸給羣力生產合作社一架新式打谷機。鄉黨支部書記對社長說：“這架打谷機是區里叫你們社里推廣的，要推廣開啊。聽說這家伙婦女也能使弄，你就試着組織一些婦女干吧。”

社長把社務管理委員會的人找來研究，張明義就第一個不同意：

“不行，婦女怎能下田打谷子，谷把子也抱不住。”

另外有兩個社委也覺得婦女不能下田。婦女要都下田了誰來給男人送茶送水？家里誰做飯？這件事就攔了下來。

可是，自從打谷機搬來合作社以後，却使得一些婦女們心癢癢的，其中最起勁的要算趙羣芳和羅玉明兩個。

趙羣芳有個綽號叫“小胖子”。其實她的年齡并不小，二十八、九了；身體也不胖，只是個子大些，長得丰满結實罷了。她有一把好力氣，六七十斤的担子挑起來可以開小跑，氣勢弱一點的男子漢也敵不過她。她總愛做一些費力氣的活路，尤其在男子面前她更不示弱。男的挑八十她挑八十，男的挑一百她也要挑一百。有些人背着她又給她取了個名字：“母牛”，她聽了也不氣。她說：“牛就牛，做莊稼的離開牛還不行哩。”可是，趙羣芳這一把氣力，這一股幹活的勁大，總隨時受到她丈夫張明義反對。

張明義比她女人大幾歲，也是有一把力氣的好莊稼漢。他各樣都好，就是有一點：看不起女人做的活路。女人栽秧子，他說：“不行，秧窩栽不端。”女人割谷子，他說：“不行，把子割不夠。”女人打谷子，他更說：“不行，不行，谷把子也甩不伸，拋撒大。”合作社成立以前，他是互助組的組長，他就不要別家的婦女到他田里來換工，自然別家也就不要趙羣芳幹活了。互助組換工都把大活路換了，剩下來一些輕活路在家里。趙羣芳就只得翻晒翻晒谷子，或是挽兩把草。

去年秋前合作社成立，趙羣芳就從心底里高興，她想：“這一下就有活路做了，合作社是男女同工同酬，女的也要賺工分。”現在來了打谷機，你叫趙羣芳怎能不高興？她忙去找羅玉明商量。羅玉明也是一個遇事都要動一動手足的青年婦女，今年二十歲，合作社成立那天剛入團，勁頭特別大。一見趙羣芳找她商量打谷機的事情，就滿口答應下來。“你不來找我我還要來找你呢！”她說。兩個人就商量了一陣，趙羣芳

說：“一架打谷機要五個人才能扣得上手，你看還找哪些人合適？”玉明想了一陣說：“我看找劉小紅和桂靈、桂芝兩姊妹頂合適。劉小紅屋里有媽做飯，又沒小娃子，桂靈桂芝干活都積極。”兩個人就去找劉小紅，小紅也立即答應了，就一道去找桂靈桂芝兩姊妹，五個婦女就在一起商量打谷機的事情。羅玉明說：“這事情可不要忙着說了出去，等我們先試驗一下能成再說。”大家約好第二天早上試一試。

第二天，吃了早飯，趙羣芳急急忙忙跑到合作社辦公室放打谷機的空屋子去，等了一陣，劉小紅和桂靈桂芝兩姊妹都來了，就不見玉明。大家又等了一陣，還不見個影子。趙羣芳着急起來，怕玉明變了卦，她正準備去玉明家找她去，只見玉明擔了一挑大籬筐，气喘呼呼，汗流滿面，歪歪斜斜地跨了進來。趙羣芳把蒙在籬筐上面的布圍裙揭開一看，啊呀，原來是一滿籬筐的黃燦燦的沒脫粒的谷子。這一來真把趙羣芳幾個人樂壞了，大家爭着問玉明這是怎麼搞的。原來玉明昨天晚上半夜都還沒睡着，老想到打谷機的事情。忽然她想到今天要試驗打谷機，但空起手怎樣試驗呢？於是她想到她大伯那里有二畝多早谷子都熟了，今天一早就跑到大伯那去，給大伯說合作社要試驗打谷機，借一挑沒脫粒的谷子，試驗後連草帶谷子還給他。玉明就下田割了一大挑，所以來遲了。

五個婦女七手八足把卷在籬筐里的谷子翻出來，分成了五個堆，又把打谷機的輪帶上好，搖動起來。打谷機的輪軸一動，帶動了後面釘着竹釘的滾筒風也似地轉起來。趙羣芳和羅玉明抱起兩把谷把子，把谷穗向轉動着的滾筒上一攔，只听

得一陣劈劈拉拉的聲音，谷草尖上就連一顆也不剩了。一霎眼工夫，五堆谷子都打完了，大家都高興得了不得。幾個人又動手把打下來的谷子空出來，連谷帶草放在籬筐里，依舊蓋上圍裙，叫玉明挑去還她大伯。大家又約定今年一定要下田。

一轉眼，合作社的谷子已黃登了。在開桶的头一天晚上，合作社召開了社員大會，全社二十幾戶五六十個社員把一間小小的辦公室擠得滿滿的。社長把鄉黨支部動員合作社今年一定要作好第一個秋收的話傳達了後，就叫大家提意見，想辦法。屋子里就囂囂地鬧起來。

“我提一個意見。”趙羣芳在人堆里嚷起來。她人大嗓子大，把眾人的聲音壓了下來。“今年我們合作社有了打谷機，婦女就可以下田打谷子。我說就把那架打谷機分配給婦女使弄。”

“贊成！贊成！”玉明和小紅都拍起手來——這是她們原先就約好的。“打谷機交給婦女隊！”

人堆中也有一些婦女跟着拍手。

一陣手拍過後，沒見人開腔，只見張明義從屋角里站起來。他先狠狠地盯了趙羣芳一眼，然後才慢慢地說：“你想搞個啥明堂？打谷機交給婦女隊使弄？這是誰決定的？……”

“別人提意見嘛，有意見就可以提。”玉明和小紅不平起來。

“是社員都可以提意見，合作社男女平等。”桂靈桂芝兩姊妹也幫着敲邊鼓。

張明义沒理睬，繼續說：“打谷机就不能給妇女使弄。誰見過妇女下田打谷子？谷把子也甩不伸……”

“打谷机就不甩谷把子。”玉明又插斷他。

張明义瞅了玉明一眼，覺得自己的話說錯了，馬上轉了个弯：“打谷机不甩谷把子我曉得。可往年妇女沒有下田沒見谷子爛在田里，偏今年有了打谷机就想變花樣了。”

沒有人接着說下去，人堆里又开始發出嗡嗡的聲音。年紀大一些的農民都認為張明义的話在理。“有男的下田就夠了，何必還要妇女。”“妇女下田一窩蜂，谷子沒打完泥巴都踩緊了。”下面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趙羣芳心里着急，看見再沒有人支持她，就顧不得和她丈夫頂撞，一下就站起來。她說：“妇女为啥就不能下田打谷子？誰沒見過苏联电影里還有女人開拖拉機？妇女不是和男的一樣長有兩手兩足？合作社是只給男的辦的？”趙羣芳越說越有勁，張明义也不讓：“合作社也不是給妇女辦的。”

“我也沒說是給妇女辦的。我只說妇女要和男的一樣做活！”

兩口子誰也不讓誰，一個釘子一個眼地敲打起來。最後，趙羣芳氣惱了，她說：“誰要說妇女不能下田打谷子，我們妇女就和他比一比！”

她這一句話把玉明和小紅都激起來，把張明义也氣惱了。

“比一比，打不過男的我們妇女就永世不打谷子。”玉明和小紅又拍掌。

張明义也站起來：“好，要比就比，你們一架打谷机要打

得过我一張拌桶，我就這輩子也不打谷子了。”

“不說一張拌桶，兩張也要打過。”趙羣芳憤憤地說。

社員中爆發出一陣嘩啦啦的掌聲。

“歡迎，歡迎你兩口子來場比賽。”

“比不贏可不能鬧離婚。”

“我來作中，輸了的賠禮認罪。哈哈……。”

“……”

會散了。這天晚上，兩口子回到家里，賭氣沒說話。第二天清早，趙羣芳問她愛人：“今天我們打谷機打哪個田？”

張明義說：“隨你們高興。”

“怎麼隨我們高興，你是生產委員不管這？”趙羣芳知道她丈夫還在不安逸。

“那就打堰塘邊上的三畝長田吧！”

趙羣芳頓了一頓，她明白她丈夫的心眼。但她生性好強，沒說別的，轉身就走。

她找到玉明和小紅幾個人，告訴她們張明義分配堰塘邊上的長田給打谷機。玉明氣盛，按不住，就要去找張明義說理：“為啥把掉得最偏的濫泥田給婦女使弄打谷機？這不是起壞心？我就不依這個。”

趙羣芳勸住玉明說：“算了，掉得遠點不怕，濫泥田也不怕。要找他說道理他又有話說了：‘婦女怕走路，打谷機不能下泥田。’我們就不怕，偏要下去！”

大家七手八足找着繩子、槓子，把打谷機抬到堰塘邊去。

接着大家都下了田。

婦女們第一次下田打谷子，而且是在和男人打賭，心情特別興奮，緊張。大家的步子跨得大，把子抱得多，輪軸也搖得快，一心只顧着打谷子，卻沒顧上打谷機漸漸在往泥里陷。因為打谷機的輪子搖起來重力向下墜，谷桶里的谷子又慢慢加多，加上這一塊濫泥田，田里的泥土就像漿糊一樣的又軟又粘。一翼谷子還沒打完，正說要把打谷機向前推送一下，那知道打谷機的桶底已經陷下了兩寸多深，慢說推送不動，就是想搖動一下也吃力。這一來可把趙羣芳和玉明幾個婦女呆住了。

“怎麼辦呢？”桂靈桂芝兩姊妹說：“總不能叫打谷機陷在一個地方。”

玉明和小紅急得冒火，又要去找張明義說理，趙羣芳又勸住她們：“現在找他說也不行，我知道他就是這個心眼。我們偏要把打谷機弄起來，打完這個田的谷子，才能說住他。”

玉明和小紅問：“那麼我們想什麼辦法呢？”這句話把趙羣芳難住了，她雖然心里也非常着急，但一點辦法也想不出。眼看着打谷機陷在田里，就像生了根一樣。這時，正有幾個男社員歇班遠遠地向堰塘這邊走來，趙羣芳心里高興，她說：“我去叫幾個男的來幫一幫。”她剛跨上堰塘埂子，正準備開口，一眼看見她丈夫張明義也在里边，就忙把嘴閉住。男社員遠遠地向趙羣芳喊道：“你們也歇班啦？”趙羣芳也大聲回答：“是呀，我們正歇班哩。”男社員們就從堰塘邊岔過去了。

趙羣芳回到打谷機面前，大家問她為什麼沒叫男社員來

帮忙，趙羣芳說：“不能叫，我們婦女要爭這口氣！”

大家又圍住打谷機轉，可仍然想不出辦法。

忽然，趙羣芳高興地大聲說：“有辦法了，我們先把谷子空出來，打谷機輕了就推動了。”

玉明說：“這也不抵事。谷子空出來雖然打谷機能推動，但一會兒又會陷下去。總不能老是空谷子，這得耽誤多少時間。”

趙羣芳說：“不，還有辦法哩，我們先把谷子空出來再說。”

大家就動手把打谷機桶里的谷子空了出來。趙羣芳又對玉明和小紅說：“到我家里去。”玉明問去做什麼，趙羣芳說：“去就明白了。”

隔了一會，只見趙羣芳和玉明小紅三個人抬了一塊大木板來。這木板是土改時分的一戶地主的門匾，趙羣芳用來墊床用的。她們把木板放在田里，然後用力將打谷機推在木板上。木板比打谷機的桶底大好几倍，打谷機壓在木板上，木板就陷不了多深。要推送打谷機時，又把打谷機和木板分開移。這樣打谷機就再陷不進泥里了。

於是，婦女們又高高兴兴地打起谷子來。

看看要近中午了，天上的太陽正烈。汗水把汗衣都濕透了，貼着背脊。但田里的婦女沒有一個人停息一下。她們都只想到怎樣才能打得更多、更快，好把方才打谷機陷在泥里耽誤了的時間補上。

合作社的鐘聲敲響了，是歇班吃午飯的時候，但打谷機輪

軸发出的响声，还随着微风传到远处，远处田边上坐着的男社員們笑着說：“这下張明义要在他女人面前栽筋斗了！”

这天以后，羣力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田里每天都听得見輪軸的隆隆轉动声，直到全社的谷子收完为止。而合作社則把一部分男劳动力剩下來，紧跟在打谷机后面，翻地，松土，搶种一季晚秋作物——洋芋，蘿卜。在互助組和單干農民的谷子還沒打完的时候，合作社的洋芋，蘿卜已經种下了八十多畝了。

“妇女号打谷机”的名声，也立刻傳开了。

長 林 老 漢

鄧 興 林

雨，像分外高興似的，一場接着一場，下呀，下呀，直下得小樹彎腰，大樹磕頭，土里像糞粑一樣，又粘又軟。

這是好年辰，大春播種簡直沒有一點兒問題，全部秧子滿栽滿插，連山頂上那些多年未曾栽秧的老干田都關上了水；有些土，也在社員們的倡議之下開成了田。整天，大伙兒忙碌着，耖田耙田啊，栽秧啊，東邊做完了又做西邊，早稻栽完又開始栽中稻。

可是，大伙兒卻沒有注意到，社里還有些早已收割回家還沒有進行分配的糧食，由於沒有見着太陽，這兩天，似乎在開始發霉，快要長蟲了。

這就是說：必須抓緊時間讓它見見太陽，哪怕是只出一會兒就陰下去的太陽也好；或者，把它烘干，趕快趕快地烘干。要不然，就會給社里帶來損失。你看，這是三千多斤黃亮亮的小麥啊！

好容易碰上個晴天，太陽笑嘻嘻地從雲層里爬了出來，似乎在提醒大家：“趕快把你們的糧食拿出來和我見見面啦。”這時候，長林老漢正和侯洪生、周保全在一塊田里栽秧子，長林老漢忽然想起這事，提議道：“咱們去晒晒麥子吧？”周保

全馬上一口答應說：“行！”長林老漢又看了看侯洪生。侯洪生沒吭氣，前後左右看了一陣，才翻着白眼說：“你老人家真是，這些事，讓人家半勞動和婦女們去就行啦。”長林老漢一口接過：“三千多斤啦，單是搬出來就要把氣力。你這人，別先去考慮工分多哇少的好不好？”侯洪生被他猜着了心病，不覺臉兒發紅，連忙辯解說：“你老人家說到哪裡去了，我不過說，栽秧子是主要活路啊。”長林老漢猛地提高了嗓音，連對面山上也听得見：“主要，三千多斤小麥就不主要？過幾天，你分不到糧食，在岩口上去喝西北風！”說着，還狠狠瞪了侯洪生一眼。侯洪生着了急，壓低嗓子直喊：“莫吵莫吵，我去就是啦，去就是啦。”

三個人七手八腳搞了大半天，吃過午飯，算是把小麥晒乾了。侯洪生提議再去插秧；長林老漢堅持要守着小麥，翻來復去晒好。侯洪生雖不過，只好依從，但不免隨時望望那塊還沒栽到一半的水田，心里怪不是味兒，覺得今天這十來個工分又掙掉了。

這氣候也真是捉弄人，還沒等你把小麥翻弄好，它忽地一下子變天啦，黑雲像趕場似的聚在一塊，看着看着，雨又要來了。長林老漢把大腿一拍，忍不住罵了起來：“有鬼，安心找老子作對，快呀，收小麥！”說着，也顧不得招呼周保全和侯洪生，就拿起籬筐裝麥子。

周保全沒說話，緊緊的跟着長林老漢干起來了。侯洪生却幾哩咕嚕地抱怨着，“我說嘛，今天天色靠不住，要不晒這鬼麥子，我們三個人起碼也得栽它十來挑田的秧子。”周保全勸

止他說：“也別那麼講，現成的糧食漚湓了多可惜呀！”侯洪生翻了个白眼說：“可惜！你看，人家尽曉得栽秧子多拿工分，大人細娃都下田啦，放着我們全劳动來干这傻事，真是倒霍！”長林老漢听着这话，一下子就火啦，大声吼道：“你也不管，我也不管，二天叫你不分粮食，你有沒有意見？我看你才真是個自私鬼！”侯洪生連忙閉了口。他最怕和長林老漢頂嘴，因為，老头脾气古怪，不留情面，管你有什么心病、陰私，他只要高兴，就会全盤給你端出來，也不管你受不受得了。所以，侯洪生連忙壓低了嗓子，懇求道：“你老人家莫吵莫吵，收麥子，收麥子就是啦。”

一陣長久的沉默，只听到撮箕、扫帚刮着地皮的响声。長林老漢滿头大汗直淌。他把小麥裝進籬筐，一挑一挑地往倉里担。周保全也在辛苦的扫着麥子，只有侯洪生沒精打彩地动着，不时嘴里还輕輕溜出一句埋怨的話。長林老漢只管催他，他却裝做沒有听见。

天黑下來了，麥子还有好几百斤沒收完。突然兩顆豆大的雨点打在長林老漢臉上，他着急了，恨不得把这些小麥一挑就担進倉去，可沒有这个力量。四下一看，除他們三个而外，再沒多的人。这小組的社員們都在溝那边插秧，喊也喊不答应。他只好一面催着侯洪生，一面自己担着麥子开小跑，好像連老命也不顧了一样。周保全看他忙得要命，也尽量加快了速度，汗水浸透了衣裳，滾進了眼眶，叫人覺得怪不舒服，可也沒伸手去揩一揩。尽管这样吧，还是沒避过大雨，接着就是嘩啦嘩啦一片响声，雨打得石壩上灰塵四扑，有百來斤麥子終於

被淋湿了。

“你看，一个人慢这么一手，就带来了多么大的损失啊！”
長林老漢在收完麥子以后，对着侯洪生嚴厉地說。

“我說今天不搞，你偏要喊晒嘛。”侯洪生冷冰冰地答道。

“又是那一套，工分工分，工分簡直迷了你的竅啦！”長林老漢忍不住又罵起來。

“別尽拿大帽子扣人，不为工分，人家大人細娃都下了田，誰來管你这屁事！”侯洪生鼓了鼓气，大声和老头兒吵了起來。他覺得，老头兒左右不过是罵自己自私，自己委屈求全也討不了好，自私就自私吧，他決定不讓啦。

“你这家伙簡直沒沾到点社会主义气……”

“好，算啦算啦，人家見了笑話。”周保全連忙把他两个隔开，好心地劝着。

“你这人，咋沒点原則啊！”長林老漢掀开周保全的手說：
“这种坏思想还不該向他斗争？”

“随你怎么斗争，做活路得工分，光明正大，又不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侯洪生气呼呼地頂了過來。

“好，我們今晚在小組会上說說。”長林老漢把头一扭，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开了。

晚上，小組里开会記工分，順便安排明天的活路。社員們都到齐了，侯洪生才慢慢的走來。他心里有点害怕，要是長林老漢真的要和他过不去，那倒不好收拾。所以，当記工員記到他們今天晒麥子的工分时，他便裝啞巴。可是，長林老漢的行动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好像对剛才吵架的事情完全記不

起了，却和記工員討論着工分的問題。按記工員的意見，一定得依照包工表，這是上面規定了的，不能推翻，每百斤四厘，三個人一共只能記十來分。可是，別人栽秧子的連小孩每天也栽了七、八分，全勞力一天可以栽十二、三分，很明顯，這是包工包產時沒有估計到的情況，應該按照實際情形改正過來。關於這問題，長林老漢和好多社員以前都提過啦，一次二次，得不到解決，所以大家都不願干這事，爭着栽秧子點糧食去了。長林老漢是個直心眼人，他不能眼見社里的糧食被這麼白白地糟塌，定要抓緊時間來晒一晒。要是栽秧，他一天至少也能栽上五挑，五三就有十五分，比這個可就強多啦。當然，他倒並沒有計較自己工分的問題，不過，他總以為：這工分不弄合理總是麻煩。你看，前幾天那些去晒糧食的婦女，由於工分太少，現在就誰也不干啦。所以長林老漢忍不住又嚷了起來：

“組長，組長，我說過好幾次啦，這工分不能定得這麼死板，二天糧食還要不要人晒啊？”

“咋不要人晒？”記工員理直氣壯地一口接着，“但我們應該遵守包工原則，不能光爭工分。”

“你瞎說，誰是爭工分啦！做活兒是一樣，記工分就得公平合理。”長林老漢怒氣沖沖地說。

“不合理，這包工表又不是我搞的，”記工員滿不在乎地說，“你不要認為你今天晒了點麥子，就了不起啦！”

這句話長林老漢可吃不消。心里氣得慌，想要分辯，一時却找不到恰當的話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臉上的肌肉和嘴唇都在發抖，眼淚也禁不住滾了幾滴出來。他連忙埋著頭，口里只